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齋存稿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葛魏錫

方齋存稿卷六

明 林文俊 撰

序

送少叅喬君之陜西序

今年春陜西鈌右叅議吏部請以南臺御史東鹿喬君伯蔵補之制可將行其同官李君仲謙輩來徵言焉夫今之布政使即唐虞之十二牧其下如叅政如叅議皆

以牧佐而賦政於四方者秩宗位重非其平日踐歷著
有聲績者蓋罕得至焉蓋陜為名藩山川雄壯疆域博
大在周之時周召二公分治其地陜以西召公實主之
今夫喬君所居者唐虞方岳之官所治者周召分陜之
地也其重如此獨不思所以稱之乎君為御史按部所
至剛稜不撓以材推掌河南道考覈臧否允愜物望前
後所上凡十餘疏皆切中時弊上皆嘉納之今位亞方
伯受恩益隆則為報宜益厚也顧肯緘默因循無所事

事以名戾速尤吾知君不其然兹行也其將大有建革
以慰悅陝民也必矣或曰是則然矣然君兹所治其地
於陝為極西邇於邊陲其職在督飛輓給餽餉何暇及
民乎予曰何為其然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夫兵食國之大政也其可以及民者孰大於此
今邊儲告之守臣輒請內帑及鹺利以為舍是二者則
無法也試與君私論之昔有徙屯田於塞下以省郡國
轉輸之費者其法今果盡行乎夫今之關陝皆周時井

田之地溝塗畎澮之制雖壞其遺迹必有存者獨不可修而復之以資灌溉之利乎夫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此三代兵農合一之制如之何其可廢也君能建議行之則國與民皆受其利他日民之思君將有不如南國之歌甘棠者乎若然則居方岳之職而履名公分治之地信不愧矣予不佞請以是告君不眎為迂闊否乎

壽閩人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太孺人王氏今南京提學侍御姚江閩人君之母壽七

十矣六月十二日設帨之辰南畿諸君仕留都者將以某日具醪醴登堂列拜為壽而徵予序且合辭言曰提學君以文章道德師表吾邦吾邦自得提學君俗為之厚才為之成吾屬子弟多賴焉吾德之無以報旣念提學君純孝人也所願者母夫人壽耳今吾為之致其頌祝於太孺人者將以為報也願假辭於下執事幸無靳予嘗讀詩而歎詩人之忠厚也愛其人必祝以壽考至於令妻壽母則祝及其親忠厚之至也諸君是舉可謂

得詩人之旨矣予嘉其義不容辭而况太孺人之賢予所稔聞而樂為之表白者乎惟太孺人為冢宰海日公之妹新建伯陽明先生之姑既歸貞菴公執婦道謹甚不以門閥自矜貞庵公告逝時年方三十誓死守志稱未亡人者今四十年教其子用進士起家至顯官君子謂太孺人之為婦也有詩柏舟之風焉有易代終之義焉可不謂賢乎獨念太孺人初喪所天二孤尚穉當是時也朝夕有淚盈睫而已中歲以來又以哭長子致目

眚計其平生履歷在疾疢憂虞之日什常七八至於晚
年乃以提學君貴得受恩封霞帔翟冠榮映白髮魚軒
文駟就養兩都每遇歲時子婦孫曾羅拜膝下以次持
觴起為壽太孺人之樂何如也此無他盖造物者鑒其
貞烈之節故報以介福如此婦之貞臣之忠一也用是
推之臣之忠於所事者將無其報乎詩曰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其弗信邪是則太孺人之壽也有足以勸為人
婦者焉有足以勸為人臣者焉三綱賴以立四維賴以

張而國之元氣亦將賴以壽焉獨太孺人之壽也哉予樂為之表白者固將為世道計亦以壽其令名無窮也區區頌禱常語要之不足為太孺人壽

贈職方費子民獻序

今年夏天子思得耆艾之臣置之左右特遣行人齎手勅起少師湖東費公於家公以四朝舊臣一旦入政府國朝所未有也既踰月職方缺主事公之子民獻又自南京吏部被命入補之與之遊者皆曰民獻是往也日

趨闕下聯鵷序而遷鶴班既近君行所學矣而又得朝夕在公之側奉侍溫清承膝下之歡忠與孝庶其兩盡乎予曰是則然矣然上之所以名用民獻其意蓋不專為是也何也國家屬兵政於司馬而職方在諸司中尤為要劇凡將領之推用兵馬之調度以至邊徼四夷一切戎務之大者皆職方主之在無事之時猶當擇人而使況今將悍卒驕負恩干紀武備不飭邊防漸隳而北方之敵時復出入為邊民害斯時也為職方者庸可弗

擇其人矣乎民獻博學多聞好談說古今治亂成敗事皆有本末次第而又自其少時侍公於宥密之地習聞國朝典故而於政體時務悉能曉練不為空言視草野酸寒之士見聞疏陋一旦出為世用持古人所不可行於今者而強行之至於敗事者萬萬不侔也斯其為今日用民獻之意乎其不輕也較然矣民獻在留都職清務簡徒欲効而無階也今幸居可為之地而遭時之盛又如此平生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則上負國家之恩

下忝家世之懿安在其爲忠與孝也哉是故忠非僕僕趨走之謂也孝非區區溫凊之謂也民獻盡亦務其大者乎少師公方且純德正學相我聖天子旋斡化樞以致太平相業之盛有宋韓范二公不能專美矣然韓公之子忠彦范公之子純仁皆以文章政事克肖其父而其後皆爲大官名位功業後先輝映前史榮焉予知民獻之賢不忝於此故以是望之勉哉民獻孰謂古之人不可跂及乎其行也其同寅諸君子徵贈言念民獻嘗

從予遊於其別而去也不可無言故為之序

耆壽薦恩序

今莆中先輩以長者稱無踰吾族丈易齋舜卿公公起辛丑進士為長興漢川令務以德化民不尚鞭朴民愛之如父母為立生祠擢太僕丞九載不調言官疏其淹滯晉拜曲靖守是時逆璫擅柄所遣詗事於四方者往往憑藉其威以邀賂入公不從坐年老勒致仕公在曲靖僅一年歸無遺貲所需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

也今上嘉靖初元以雲南廵撫何公薦命有司具禮存
問時所存問多先朝公卿有名德者然不過十餘人乃
若知府獲預者公一人而已是年其子汝桓以王事推
封加公中憲大夫戊子徽號覃恩文官五品以上致仕
七十者晉其階一級公又得從三品蓋自致仕以來三
被恩命壽八十一矣鄉縉紳在朝者以是為公榮也相
與屬辭於予將馳歸為公壽予聞漢四百年循良之吏
以卓茂為第一史稱其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信愛

不忍欺其所為頗與公似茂在王莽時以病免歸及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賜之几杖絮帛封褒德侯仍官其子為中郎給事公在逆瑾時亦罷歸今天子即位因大臣薦首被恩賚屢陟官階而其子亦為曹郎蓋晚年遭際之奇子孫之盛亦往往相同予因是思之循吏所至必有實惠及民不求人知故位多不顯然自天佑之終享完厚之福彼夫役智術任苛刻以為治者其在當時或可以致赫赫之名而掩取大位然其功德弗及於民欲

慶集於躬施及後肖如公者少矣予懼世之為吏者或慕於彼而不知為此故於公之事樂誦之庶聞者咸有勸云

送鄭君有章守滁州序

滁州地僻而事簡予讀歐陽公醉翁亭及豐樂亭記愛其山水奇秀有觀遊之樂而又喜公之為守能與民同其樂也公在滁僅三年召還朝廷歷踐華要遂參大政然滁人思公至於久而不忘則公澤在於滁者顧不深

且遠哉長樂鄭君有章今年春由進士出守於滁有章甞學公為文章今之筮仕履公舊官之地其政舍公安所從法乎雖然公之在滁正當昭陵治平之時四方無事而是州又得公為之守豈弟寛平民安其政蓋自公至州無不獲之歲無不給之民民樂豐登故公得與四方賔客及是州之民日游覽於山水之勝而樂也今四方郡國以災告者相繼至而滁之旱蝗尤甚一二年來民之愁苦寒餓失業者何可殫狀然則官於是者其亦

奚暇於樂乎矧今天子軫念元元渙命之頒每以民生未遂為憂而督責守令尤嚴且切有章至州宜先問民所苦而煦濡之噢咻之務以甦民之困而紓上之憂為急俟政成民安州以無事然後循歐陽公故事日從賓客及州民遊以樂山水之勝此范文正公所謂先憂後樂者也有章能是則其政無愧於公他日去此而踐華要滁人之思之也將不猶昔之思公者乎予於有章同年交契最久其行也正郎陳君允恭屬言為贈於是乎

序

送陳珍夫尉江陵序

吾鄉陳君珍夫今年春謁選吏部得尉荆之江陵瀕於大江其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據漢沔四方達官貴人往來於是者舳艫相啣迎送供億之煩數倍他邑珍夫慮之間以問予予曰不足慮也子視今之江陵與昔何如哉惟荆襄在三國為必爭之地東晉及南北朝皆以是為雄鎮兵革蹂踐之餘幾無孑遺矣隋

唐之際稍獲甦息及宋之南也以是為江漢上流戍守益嚴南侵之師在江上者無歲無之元季干戈鼎沸尤甚我太祖皇帝神武天授汎掃羣雄江漢之間始獲底寧至我文皇徙都北京則以西北邊為重鎮而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多由江淮汶泗以達於是荊襄之民不復知有兵革之苦饋輓之勞而為有司於是者亦不復調發兵食規畫戎務得以専意於安民此珍夫之所聞也其自以為幸否乎夫今之江陵既與昔異則今江陵

之民脫有未安為有司者固不得諉曰時固然也予未嘗道荆楚然概觀之有司瘝官廢事罔以民生為心惟計索入之厚薄者往往有之以珍夫之賢固不出此然亦豈得不以為戒乎珍夫讀書知古今事職務之暇試按圖經以覽觀於昔人爭戰之地惟見殘壁故壘黯然蒼莽間而蓋世之雄安在哉則知人生富貴不可恃以常存其必慨然有感於斯矣

送林君世觀宰黄陂序

朱子論文章道德不可出於二以予觀之政事文章亦未嘗不出於一也何也理在天下一而已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文章施之為政事者皆是物也是故明於道者其為文也簡以瑩而其政必達昧於道者其為文也浮以誕而其政必乖夫文也者君子於是觀人焉於是考政焉槩指為末技則悮矣去歲己丑予同考禮闈偶於同舍見一卷其文簡朴特異諸作徐玩之其言皆根柢於道而意味雋永氣格高古如商敦周彝文采剝落

古意僅存予曰是其名士乎及析視之則吾莆林君世觀也世觀嘗取省元有時譽故主司咸賀得人既成進士客京師予與之處踰年而見其言與行皆篤實君子然則世觀之於文也不大類其為人矣乎今天子重縣令之選必簡名進士為之故以世觀之賢未得上芸閣登蘭省特從常調出宰黄陂夫函牛之鼎非所以烹鮮也試之云爾黄陂介淮楚之間地劇而民貧世觀之為之也其設施次第吾不得懸知要之必有實惠及民決

不效世俗吏徒為粉澤之具以眩世取名而已果然則世觀之於政也不又類其為文矣乎予又聞之二程子黄陂産也伊川未嘗臨民而其所論為政皆簡要可行若明道則嘗為令矣其所施於晉城扶溝者今尚可考也此非世觀所當法者乎二先生文章政事必出於道德所以卓乎不可及世觀尚以是求之

送知事陳繼啟序

我國家置衛以統貔貅一切戎政寄焉然以其長皆武

人不學故其幕職必選夫通曉詩書明習法令者為之吾鄉陳君繼啟今年春授寧波衛知事蓋幕職也將行客有徵言贈之者予聞君子居其官則思顧其名夫官以知事為名非以於衛之事皆所當知者乎當知而不能知其為瘝官莫大矣漢文帝問周勃以決獄及錢穀之數勃謝不知是時勃為丞相文帝所問者非其職也若使勃為廷尉而不知決獄之數為治粟都尉而不知錢穀之出入則勃為失職矣顧可以是為長者耶他日

問上林尉以禽獸簿尉仰視不能對是尉之失職也而文帝不加罪則仁柔之過矣今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武臣率膏粱子弟不知武事而爲幕者亦多優游玩愒每旦出署公牘退則偃然高臥而已至於卒乘之虛實城池之修否器械之利鈍餽餉之盈縮漫不知省問之則曰有主者吾弗知也嗚呼是不亦曠職矣乎用是兵政日弛卒然有變束手莫支他未遑論姑即寧波近事言之一二年前值倭夷之變城中居民罹其荼毒者何可

勝數當是時也武臣有能向賊發一矢者乎幕下之士有能草一檄出一籌以退賊者乎所以然者由武事不素講故其臨事狼狽失據至於如此及朝廷遣官按治守臣而下皆坐罪有差是可諉之不知乎況今天子勵精圖治文武大小之臣咸思見功業以祗承休意君之往其毋狃於故常以為當然哉尚其贊爾元戎飭爾武備於以弭災變於未形致疆土之寧謐人將稱之曰是子也其知軍旅之事乎則於所居之官庶乎名實相副

矣

送周肅卿掌教江都序

肅卿周君以鄱陽學諭丁外艱去服闋謁選改江都將行以予忝在同年屬序之始君格於例去為鄱陽也衆方為君惜而君獨泰然及是來京師間出別後所作示予蓋閱之累日不能盡焉度其心方自幸得處閑散以放意於文墨詞翰之間其視世俗所尚者不知為何物嗚呼君亦賢矣哉今夫鄱陽東南巨浸浩蕩洶湧彌望

無際吞吐烟靄晨夕異狀遊人估客驚心駭目然君子之學所以奇偉而雄壯則恒於是而得之今江都揚州倚郭邑其地枕江臂淮為東南都會朱甍碧瓦鱗次櫛比陸海之饒甲於天下稱繁侈者必曰揚益焉然君子之學所以宏博富麗並收而廣蓄則恒於是而得之周君遊宦由鄱陽而江都夫孰非其所資以益吾學者耶雖然未也君往哉拜董子於祠下退而詳味其正誼明道數語則所謂奇偉雄壯宏博而富麗者又必歸之於

此而後得學之正儒之醇也夫教與學非二也知所以學則知所以教君謂然否

送從姪養之赴鳳陽參軍序

吾宗自始祖田年府君闢東井義學命族子艾軒為子弟師而詩書之澤綿綿至今入國朝舉科第者十有六人雖仕不甚顯而清白傳家百數十年以來莫之敢改者養之其一也養之舉丁卯鄉薦為德州學正用薦擢尹海豐毅然以鋤强植弱為己任有豪民為不法事養

之按之急遂誣撫養之事訴於部使者使者下所司驗治無狀乃抵誣者罪既踰年前之誣養之者又詣新使者入牒新使者頗尚苛刻所司迎合雖知養之誣莫敢為湔雪者幾二年及是朱君守中按部至乃辨其誣而出之然猶坐以詿誤左授鳳陽右衛經歷養之將行意若有不怡者予解之曰士立兩間求俯仰無愧怍焉爾矣无妄之災賢者不免而宦途所歷跋前躓後亦仕者恒事也顧可用是為懟且戚乎抑予有感焉當元之季

四方雲擾我聖祖起自臨濠天戈一揮中外底定至今百五十餘年海内熈熈得享太平之樂者誰之功也今養之之往也覽其興王遺跡而追思聖德神功同乎天地將能忘其所以為報乎

送洪君玉方守紹興序

紹興古會稽郡其地有湖山之勝其民有桑麻魚稲之饒其郡非通道無供億徵名之煩而其俗重儒多賢士大夫有司得以諮取焉守是邦者亦幸矣然天子宰相

以是為雄望之邦非材且賢盖不輕授今年冬郡守缺其郡人為公卿於朝者慎擇所任曰無踰洪某疏其名以請從之是時王方為戶部郎中有名上命大臣舉郡守不稱且連罪既踰時不聞有所論薦予曰此必薦者懼連累耳不然天下之大也乃無一堪任者乎其後有詔寛連坐之罰矣而薦者亦寥寥久之南都稍薦三五人焉天下之大也才任郡守者豈宜止此乎既而思之未可易言也守所統地常千里千里之民利病戚欣皆

縣之守在守之下者位卑而施狹且事多肘掣在其上
者官雖尊然去民遠澤難下究事無細巨非倚守莫辦
甚哉守之重也守乎守乎誠取充位而已誰不可者必
求稱其職如古良二千石豈不難其人哉薦者既然已
於是黙計吾所見聞可以當此者誰乎指數屈而已耳
玉方其尤也玉方志行高潔才識敏達嘗奉命督賦江
淮兩浙民悅其政令之為郡也以其所能者施之而已
感於此有不感於彼者乎玉方且行鄉縉紳合餞於郊謂

予職文翰且於玉方友善也屬爲序

賀侍御陳君考最序

今中外之官得行其志者莫如御史葢其於天下之事不拘職守皆得言之出而按部一方之事無問細鉅皆得行之固非他百執事比也雖然得言矣言而不度事勢謂之迂近於譏訕謂之訐迂不可也訐不可也其惟時乎得行矣行而涉於依違謂之隨過於矯伉謂之激隨不可也激不可也其惟中乎是故難也久矣今中外

百司皆吏部循資注授惟臺諫必簡而用之非學識兼懋者弗得與也非以責之重稱之難故慎其選如此與五山陳君道源以名進士簡為御史于南京始廵京庾搜剔宿蠹已著能名既踰年奉命出視江防弭節京口風裁尤峻始至捕得逋寇數人不煩榜笞折以片辭輒皆吐實引伏君立斃之于市觀者填街溢巷魂飛魄褫從此小人革心奸宄屏跡吳檣楚柁往來江上者野宿旅泊不擇處所遠近歌頌之是時太倉鹽徒爭利聚黨

互相讎殺三吳動揺君偕撫按諸公設策撫處竟降其黨而不煩用師坐銷大患則君主其議為多歲滿代歸推署河南道考覈諸司臧否人服其明允慎舉措明大體其所建白必闗利害之大而不毫舉細事以為功其所舉剌必當賢否之實而不擿拾細過以為名君之意以為言而訐焉則寧迂行而隨焉則寧激然君於是焉皆無之其斯以為稱乎今三載秩滿將獻其績于朝同寅諸君嘉其有成績也相與徵予言為賀予昔承乏南

雍辱君知厚亡何君偕同官言事忤旨逮下詔獄賴上
察其忠得釋還職方歸在途予適被召北上邂逅道左
見其言議侃侃色和而貌澤初若未嘗涉憂患者於是
知其所養矣自是寂焉不相聞問去歲叨貳南曹因復
與君獲晨夕焉蓋君之事皆予親得之見聞者君固未
嘗自言也以君之賢積之歲月窮階峻秩褚囊中素所
畜物耳奚暇予言惟君堅其所守勿變而迁而訏而激
而隨則其所至將疇之能量也哉君世家浙之上虞為

邑望族五山其所自號

送趙彌高赴鹽城司訓序

國家養士於學每歲貢其良者于京師天子廷試之命禮部吏部覆試之最後又試於廷而後命官蓋與科目並行得人亦相半焉故事廷試以翰林職校閱予實承之焉每披卷輙有科目遺才之歎及得君卷益奇之曰是必名士發其封視之則君也君名崇字彌高連城世家先大父雲莊公由吏部郎中出為湖南參政多惠政

有遺文二十卷行世尊考貳守公歷常德維揚二大郡比解官歸槖無百金之齋惟指架上數萬卷語崇曰吾以是遺若不猶愈乎君承祖父之志刻勵問學夙有場屋名而屢阨於命今年方強壯俛首乞教職去蓋念母老亟欲得祿以為養耳君既授鹽城司訓見予顏色怡甚問之則曰吾母嘗侍先考游宦維揚今鹽城去之最近是其舊所經遊地也以此知母必來就崇之養也崇不敏不能致身通顯以承先志然視簿書小吏於叱辱

之來甘之若飴者竊愿焉今幸官一校得與衣冠士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間退而又得以養吾母崇以為所得多矣茲所以樂也予歎曰崇孝哉崇孝哉昔有為親而色動於捧檄者君豈近是耶遂書以贈

送逸軒王君歸槎溪序

豐城之西有溪曰槎溪邑鉅姓王氏世居其上詩禮相承為江以西文獻舊家者數百年於此矣王之族有曰習韜君其號為逸軒讀書知大義僑寓金陵三十餘年

初厥考耐齋及母楊氏在堂君歲歸爲壽比二親歿間數歲輒一歸展封塋今不至者五六年矣間謂其子鎬曰吾性嗜靜故軒以遯名中歲以來幹父之蠱奔走四方非得已也今老矣槎溪之上幸有先人之廬可蔽風雨有田數百畝可耕吾將歸老於此矣汝其卒業太學毋以吾爲念鎬奉命惟謹既來京師介其姻魏進士良輔徵言爲君贈予未識君然嘗得其家世於楊文貞公所爲譜序近又得稼村集讀之而歎王氏之先多聞人

也君之賢其所從遠矣君好禮嗜義篤倫紀女兄之子及宗族孤寡者撫之甚恩見人貧乏輒推泉貨助之里人重其行留都士大夫亦多與君厚每出城餞客必過君談竟日乃去而君未嘗苟有所干嘗裒名公賢士為其父母壽輓諸作至盈卷帙知君者題其録曰孝思葢君之賢可稱者多而於孝友尤篤也今之歸也歲時伏臘偕父兄子弟祇謁祠墓展孝敬之誠而以其餘貲從宗族親戚飲酒洽比為懽君之樂如何也世之貪饕之徒

縻于升斗葢有老且至而忘桑梓之念者矣若君者未老而逸是知止足者其可尚矣故樂為之序

送由正夫驛丞序

國家設郵置以傳王命通貢賦而徐州當要會之地東達齊魯北達燕薊南通呉會百粤使者往來境上歲無虛日供億之煩數倍他處故特設驛二曰彭城驛凡舟行者取給焉曰黄河東岸驛凡陸行者取給焉而丞皆必擇夫强敏有材力者為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勝任

清源由正夫今年春選黄河東峄驛丞將行客有徵言贈之者予聞武宗末年權璫貴臣往來于郡國者連艘數十所在充斥往往怙勢敺吏取快丞度不能支聞其至常鼠伏不出有棄官去者矣皇上在潛邸深知其弊即位以來非事關秘密錦衣内監不遣出京而凡奉命乗使軺者亦皆惴惴奉法惟謹於是民困始甦丞所職者迎送供應而已茍常職不廢可無憂於罪譴之及矣故咸樂為焉予夙聞先朝之弊及嘉靖初元被名赴闕

道路所見逈與昔異也竊念於驛如此則百司庶府可知於丞如此則中外百執事又可知矣此誠世道休明之徵聖天子更化之效仕者遭際斯時𦂳不思自效以荅上天之大貺則非人也予方有感於是適正夫行輙一言之正夫亦思所以為報否乎

送顧正甫赴遂安邑幕序

大幕所以賛政也今內之府部南監外而藩臬郡邑皆置幕古也然古之幕自方鎮而下得自辟者而今則命

於朝此其所以異也惟其自辟署也不惟士得擇所從而在上者亦得自擇其士故其所得多一時之良如董晉之幕則有韓愈嚴武之幕則有杜甫是已惟其命於朝也則選用之權必委之吏部吏部歲所銓注動至數千人豈暇一一詳擇故居幕職者賢不肖嘗參半焉亦其勢然也夫幕於事無大小皆所當聞古者於幕禮如賔客每事諮焉而幕亦常出其意見與之相可否今名雖幕賔上下之際直以分相臨耳至於郡邑之幕其職

尤甲吾見為之者其不肖者不假言矣雖賢者亦惟謹修其常職至於其長之前則亦唯唯而已敢與之相異同者少矣幕之設其初意果若是哉嗚呼古道之不復也久矣誠使今之為長者曰吾謀其政非可以獨任已見也而虚心延訪必求盡人之長為幕者曰吾謀人之政非可以苟狥為悦也而往復商確必思盡已之見若然則庶乎其能相與以有成也然非心存至公而曠然相期於形迹之外者未易以語此也吾鄉顧君正甫為

慕於浙之遂安將行其弟驗封顒齋屬予以言予素悉正甫賢而重顒齋之請也於是乎序

贈姚在韜掌教建平序

暢山姚君在韜嘉靖壬午與其從弟在明同領鄉薦在明連登進士為刑部而在韜上春官屢不利今年以母老乞恩授建平學諭客有私於予者曰在韜叔父少卿慎修先生與今刑部君皆起家進士在韜文行之美得於家傳脫少須當跕美甲科馴致顯位以為親榮今不

此之圖而俛首微官以規斗祿之養此果孝乎予哄曰

客誤矣若客言士庶人不得為孝乎古之言孝者莫如

曾參閔損夫曾閔豈嘗以名位榮其親者哉且子不聞

養之大乎昔人有云一日之養三公不換夫苟有見於

天性之樂雖三公之貴直草芥耳近世學者耽嗜榮進

寧乏父母之養而不屑小官必冀成進士乃已然有終

身弗得者矣幸而得之蔿一養不逮親位雖崇不過榮

其身祿雖豐惟肥其妻子而已以若所為揆之以聖人

之道得無戾乎今在輶為親老決意出求仕至於位之宗卑祿之厚薄皆不暇計可謂篤天倫而薄榮進其於道也不既合矣乎客曰先生之論在輶者是矣抑孝止於養而已乎予曰何為其然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矣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故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且國家建學校之官亦非為其貧而畀之祿以為養也將賴以成人才而燉風俗其責重矣在輶能盡其職則所謂尊親所謂不辱者皆

在於是其為學不尤大乎客唯唯而退適有徵言贈在
谿者予因述與客語次於卷端以為序

贈大司馬紫巖劉公被召入朝序

今年秋八月紫巖劉公尚書六載當考績以方奉勅贊
留務不得輙離乃書績于牘走使者驛奏於朝留都諸
公喜公之有成績也方圖修賀蓋奏未至而公已承召
命矣始公以弱冠及進士第入翰林為太史為宮僚為
學士文名滿天下晉少宗伯久之進尚書於南京歷禮

吏兵三部聲稱益懋在禮部則禮典明而百神秩焉在吏部則型範端而百寮式焉及為大司馬任居守之寄則威行彊禦德洽惸嫠數年之間兵民安堵九重免南顧之憂公之功也然惜其所及者止於一方而不能遐令公得立於朝則其澤將及天下矣是以命下之日遠近聞者無不動色相賀顧惟留都文武衣冠之士至於閭井細氓數十萬貔貅之卒皆戚然不懌甚至齎咨涕洟若不忍别公以去者予聞而歎曰休矣哉昔鄭桓公

武公相繼入為周司徒周人愛之有緇衣之詩焉今喜
公之入者將不類是也乎昔周公之居東都召公之廵
南國其民或預恐其歸而悲之或追思其徳而愛之乃
有九罭之歌甘棠之咏焉今戚公之去者將不類是也
乎予觀公之出入其所繫於人心者如此而公也嘗不
思所以慰天下之望哉公在翰林日以經史侍上講讀
受知為深而自轉遷南來四首闕廷身不至焉者六七
年矣聖天子思舊學之臣念勤勞之義惟是有今日之

召命蓋其倚重公也不淺矣而公也當不思所以醻聖明之知哉是故茲行也人為公榮而予知公之心固獨以為憂且懼也曷懼乎上之睠倚若是乎其厚也天下之屬望若是乎其重也而吾脫無以副之是棟之撓而鼎之折足也獨得而不懼也曷憂乎公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則衮職之有缺民生之弗安君子之未進小人之未退干戈之未戢灾沴之未消凡若此疇之責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公之入朝秉大政握要樞未足為賀惟公

居之不忘其憂且懼之心則生民被其澤國家蒙其利而公之勲德將竹帛不勝書矣是之為足賀乎公之行也公卿以下飲餞於郊少司馬莪峯潘公授簡於予曰盍有贈乎文俊在翰林從公後將二十年今承乏南省又獲侍教焉辱公之愛為厚因僭為之說如此狂瞽之言脫可採乎則亦庶乎效愛助之萬一云

壽質軒鄒公序

質軒鄒公今年春秋七十十月三十日懸弧之辰也公

之孫主事君哲以縻官於朝不得偕諸孫立階下跽進一觴為壽乃屬詞於予致遥祝焉憶十年前過公之鄉時方盛暑見有施水漿以飲渴者問為誰有老叟答曰此吾鄉鄒公也行之三十餘年矣予嗟異久之叟又言公之善不止是其居家甚嚴冠婚喪祭率依古禮嘗斥其兄俸餘與歲祀之羨朌作祠宇朔望帥子孫謁拜肅如也比歲大祲公出粟貸貧者不增其息隣有湯氏者嘗病疫俗忌傳染獨公數視其母歿又為買棺殮之近

海之田以堤岸善崩水常損稼公與有田者約共修築仍植木堤畔以為固用是歲連有秋公之儀於家惠于鄉之人類此者甚多叟言如此予於是時已知慕公所為而占其後當有興矣亡幾公之子淑之果起鄉薦為彬州學正或以為公積善之報予曰未也淑之官滿歸養其子君哲復起進士為主事於戶部天之報公者誠厚矣予曰猶未也何以知之昔有陽雍者給水漿以濟行旅之渴其後生五男位至卿相彼一善尚爾況公之

善不止是者乎予未及識公比於君哲所見公所寄手書皆蠅頭細字端整成列其言諄諄又皆居官行已格論乃知公年雖邁而耳目聰明精神完固其壽未艾也夫家之將興也必有善人積德以基之而又登年以載其德德愈厚則其流慶愈無窮若公是已予不佞請以是言為公壽

送程吉甫通判保定府序

績溪程君吉甫以太學生試吏部第一得授保定府通

判將行詣予徵贈言保定自宋以來隣於强冦為用武之地者數百年及我國家定鼎燕京遂為畿内之郡而諸衛内屯重闗外敵㡬宿重兵以禦冦患兵苦於戍守民疲於給餉其來亦久矣今年春畿内冦起保定亦煽動有司不能捕治至煩禁旅討平之未數月戍卒以乏粮羣譟府庭欲殺守臣為變事聞僅按首惡數人及易其守將而已此豈畿内所宜有哉是雖治久法弛致然然亦當求其故也予甞道燕趙之間而觀於其俗大率

以騎射相高多曠土多惰民民無貯積而賦繁役重一遇歲凶非徙則死不然則去為盜耳此勢所必至而自逆瑾柄政遣使四出括天下之財州郡帑藏為之一空自是每遇蠲貸即軍實告乏有司束手莫措此又天下通患不特保定然也然則今之為政於是顧有急於足食者乎足食之要曰興水利也課農桑也禁末作也寬賦役也廣屯田也此數者皆古人之明驗吉甫倘能行也數年之後民財寖裕兵食亦充夫民富兵强平居則

重自保有事則足以為衛不惟境内寧謐無意外之虞所以拱衛京師而緜億萬年太平之基必將于斯有頼焉此其計功豈彼屑屑於簿書瑣委者所可同哉吉甫通達闓朗負才具故予以是告之吉甫其必有副予之望哉

送姚君在明使便歸省序

吾鄉姚君在明始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其尊甫慎修先生實丞太僕父子同官於朝一時榮之未幾先生晉光

祿少卿致仕在明獨留京師每念先生及母余太安人輒寢食不寧第初登仕籍自念宜竭力報國未敢言私茲既考最蒙恩誥進先生奉政大夫母太宜人奉命録囙南畿遂謀取便過家捧封誥為親壽吾想先生太宜人亦念在明久矣今見其歸必為之喜津津溢眉宇而在明綵服侍養承膝下之懽此其為樂雖三公之貴九鼎之奉吾知無以易此也於是吾鄉大夫士皆歆豔其行相與餞之以予為先生同年有通家之好屬為序予

惟臣子之於君親一也孔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國家定制京官六載許歸省所以勸孝也今在明念親
之切不必六載假使事以行雖若情溢於法然世有縻
於爵祿不暇念及其親至於踰期不能歸省者則在明
是行非仁人孝子之所予乎雖然古之君子不忘於君
猶不忘於親也吾願在明展拜家慶之餘促裝還朝勉
圖報稱而以令名貽厥所生此非孝之大者乎况王事
有程簡書可畏非可久昵於私者詩曰仲山甫徂齊式

遣其歸請以是贈

恩遇圖序

都諫三山蔡君廷爕始以知縣考最蒙恩封其尊甫西峯公如其官及入為禮科右給事因考績疏請改封制曰可則又封公右給事母鄭氏繼母劉氏封贈俱孺人時公方就養京邸聞命感激翼日率廷爕入謝班行注目或歎羨其榮廷爕幸玆恩遇謂宜有紀乃圖焉而虛其上方屬予序惟我國家推恩臣下必本其所生者仁之

至也子能移孝為忠而致君寵渗及其親者孝之大也雖然有遇不遇焉故有終身弗得之者其得之亦或遂受而已若廷奭官在七品公已兩霑恩命又在京師得父子同入謝為時所榮者真希濶之遇也公居家孝友篤義方之訓始廷奭以進士尹嘉興日寓書勗以王事及在諫垣因事納忠多所裨益公私用為慰而尤以沽名售直為深戒若公者可謂善教矣是以克成其子令名洊躋華要公亦服兹殊寵豈偶焉者哉君子謂是事也

於以見君之勸孝焉於以見臣之移忠焉於以見公之善教子之義養焉其於天常人紀皆有足言者公年齡未邁廷爕位望方躋所以貤榮公者宜未有艾而感上之知遇思所以為報於萬一者在公與廷爕亦詎忍一日忘哉

賀菊坡龔公暨林安人榮封序

三山龔君鳴治以丙戌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遂迎其尊甫菊坡公暨母林氏養于京邸今年以尊號恩

封公修撰母安人公率鳴治入朝謝退與安人命服坐
堂上鳴治率林氏婦命服拜階下既成禮皆以手加額
言曰上之賜也其國以報是日也吾鄉諸君咸走賀焉
謂予於鳴治忝為同官屬序之予聞公事親至孝與弟
提舉君恭愛甚篤訓廸諸子必以聖賢行己之實平居
造次必在於禮義而恥以智巧衒於俗也故又自號朴
菴蓋其賢如此而安人之賢足以儷公然則成鳴治之
賢者公與安人也其享今日之榮豈偶然焉者哉昔陳

堯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時其父秦公省華及母馮夫人皆康彊無恙頗與龔氏相類後二子名位俱顯而考論人物者或不滿焉謂其不能用其父忠孝之訓也豈惟是哉宋仁宗廷試之夕宫中焚香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是科得鄭獬獬固名士及考其所就亦未見其有以厭天下之望也夫望之重而副之難如此嗚洽以文行重詞林與之游者皆許其雅量如呂文穆志輕溫飽如王文正也倘不以是為足而益勉焉異時位望勲烈赫

然追古名臣人將稱之曰是不負主上拔擢之恩父母之教矣是之謂忠與孝矣乎國家推恩臣下必本其所生者勸孝也亦勸忠也故予因賀公並勗鳴治公必樂聞予言矣

一默先生輓詩序

一默先生以嘉靖癸未卒卒之又五年其家嗣某訃偕來京以縉紳君子所為哀輓之什示予請序余觀近世輓歌動盈卷帙所輓率其人在顯位者不然則亦必其

子孫嘗宦達者也然吾觀為之作者亦因其請漫應之云耳未必知其人何如也則有不足信者矣若先生者累舉不售布衣終其身其子若孫亦未有躋於貴仕者顧豈有名位動人哉而為之作者若是富也則先生之賢有足感人者從可知已予聞先生事親至孝其弟世熙臥病累年視其藥石甚謹少瘥則教之學世熙後取鄉薦官至廉州府同知語人曰微吾兄吾不及此也葺祖祠具祭器修宗譜尤所汲汲蔡忠惠之裔流落嶺南

十餘年先生謀於世慨歸之而忠惠復祀性寡合獨與
僉憲忍菴彭公交好忍菴入城輙就先生談竟日皆商
確經義不顧其它吁觀其所友可以知其人矣先生嘗
曰吾曾祖三復公祖易齋公皆以大儒得祀鄉賢吾從
子見素又以道德稱海內吾儕雖雌伏不出當思自立
忍墮凡格以夷吾門乎蓋先生所以為心者如此則修
于身刑于家于鄉者顧敢苟焉而已哉先生之學既不
及用於時其享年亦僅踰下壽此諸君子所為悼惜不

能自已者詩以哀之蓋情之發也豈所謂漫作者哉余亦知先生者故推作者之意而為之序

賀同年王君志潔陟憲副致仕序

予與晉江王君志潔同舉於鄉同第進士往還相好也君由大理左寺副出為廣東僉事所至以洗寃澤物為已任吏受賕者廉得之輙寘於法有望風自觧去者當道以為能委征番禺賊平之威名益震新寧諸邑殘寇未殄君復提兵與分守章公兵備王公合攻之連戰俱

捷俘獲無筭事聞加俸二級大軍征樂昌也君以紀驗有勞又加俸一級先帝念君功多而賞不酬勞命吏部進之官未及用也會有中以飛語者勒致仕君既去廣而廣之士哦思君不已廵撫張公廵按凃君復疏君前後軍功請仍加之秩以示優勸兵部覆其疏亦爲之請上從之陞廣東副使致仕於是君歸已五年杜門不出買園一區亭其中引水環之時奉親以遊甚樂也客問時事笑而不答故人在要路者書亦不答此豈復有所

希覬哉而諸公之所薦聞朝廷之所甄録是可以占公論矣嗚呼士茍見短於公論雖進辱也公論茍吾與雖退榮也古之君子寧違榮而不違道若君非與君之弟主事志達聞予言喜曰先生深知予兄者曷書以遺之於是乎書

鐘石山房詩序

予友鉛山費君子和有讀書之室在鐘石之上去所居横林僅半里許石在溪房圓明秀聳曰鐘石以形似名

也水自東來二百里經過此石激射舂撞滙成澄潭乃復折而西流其外若鵝湖五峯芙蓉諸山登石以望皆在目睫正德甲戌子和以編修致仕家居與兄少師湖東公皆為宸濠所忌濠常隂伺其所為將中以奇禍子和以是益自韜晦而防檢愈嚴足跡不窺城府日挾書就鐘石讀之其聲琅琅晝夜不絕意有所感則以竹如意擊石歌曰汝形似鐘兮胡不能鳴時當閟藏兮宜勿發聲石乎石乎吾資汝以攻玉兮惟器之成蓋閽者皆

知其志也予和療居八年值宸濠敗乃以薦起復爲編修又三年以史成晉左贊善與予和同時貶斥後被召用者皆得超遷而予和以少師公在首台引嫌退避故隨例僅進一級久之乃爲南京尚寶卿將别携縉紳大夫所爲鍾石山房詩示予請序予與予和同第進士同官詞垣在經筵同以尚書進講相知爲深而見其學之惇也志之確也行之介也外示渾淪而有璞中藏也意其得之石者多矣使他日得見其瞻之地當作礪之責

豈不優為亦惟俟知於匠石焉耳知不知命也而君子之於學琢之磨之淬之厲之不至於聖賢不已也予無似願與予和共懋之

送王司訓之新會序

平海王君漢舉今年春授新會邑庠司訓將行鄉縉紳在都下者以予善於漢舉也徵言贈之漢舉在諸生中以文行知名前後督學諸公暨郡邑大夫咸禮敬之遇若賓友及貢至京師偕天下士試於大廷於吏部皆寘

名前列然場屋試輒不利年幾知命乃授一校官去此其所謂命者非與漢舉之父為百夫長既沒家貧甚漢舉既葬其父走京師乞奏以父職讓弟其弟後調官潮州念漢舉貧時分俸贍之鄉人以王氏為孝友也漢舉且選私謂予曰吾惟一弟在潮念欲見之倘得一官廣南實所願也已而果然嗚呼今之學者有能文章者矣求操行如漢舉者少也昔人有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新會得漢舉非甚幸與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先

六德次六行又次六藝夫先王之敎不以藝先德行何也貴本也近世古法不復而造士之意尤與古異盖所以教者藝焉而已吁才之盛也難矣漢舉有志復古者今之新會也予喜其道之行而邑之人才風化必將有賴也故為之序

送郡守詹君朝章赴建寧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至孔子而明孔子傳孟氏之後其傳泯焉文公朱先生折衷諸儒之大成於是復明也世

以先生比孔子則建寧為先生所生之鄉固當比闕里矣予比歳北上嘗至考亭訪先生故居又至武夷訪所謂精舍者及暮泛舟溪上歌九曲櫂歌以歸欣然若挹先生之清風焉因歎此邦人士道德問學遠有師承固云幸矣而仕於是者亦得以瞻拜宫墻遂仰止之思因其遺俗之未泯者而順導之治固甚易也亦豈非幸哉先生嘗居南康軍其後知漳州又知潭州所至愛民如子若奏減横賦修舉荒政凡可利民者罔弗盡心而尤

以厚人倫美風化爲急焉先生立朝最淺使浙東亦不過一年惟治郡之日粗得行其所學其設施次第人皆傳錄爲式然則凡今爲郡者皆當師之况守先生之郡不以所學於先生者顧將安所從法乎虞衡郎中番陽詹君朝章今年擢守建寧副郎鄭君諧甫合其同官來徵贈言君起丁丑進士由行人司正轉郎工部出納廉慎爲人忠信恭雅温然君子是知向往於先生者故予告之以此君必有以副予之望哉

贈後峯黄先生赴南京大理丞序

昔元城劉公學於司馬温公以誠而入及為諫官以直道不容於朝屢竄嶺外章蔡數以虚聲廹之不為動時稱鐵漢彭惠安公記鐵漢樓謂公之學得之於誠盖知言云後峯黄先生伯固素有志聖賢之學其再入兵部為郎中也總兵江彬用事誤國數誘先帝廵遊先生上疏諫止因顯斥彬奸請斬之以謝天下疏入彬大怒必欲置之死諷錦衣深治其獄連日拷治體無完膚俄有

旨杖於廷或謂先生必斃杖下矣而先生亦不爲動慷慨自若語且斥彬既削籍放歸彬憾猶未平陰使人賊之先生單騎由間道獲免嗚呼方先生之在詔獄也彬之毒深於章蔡死生之禍甚於黨斥非其學本於誠而能不爲所動乎行部使者命有司於先生所居之里爲建書院扁之曰立誠可謂知先生者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及嗣大位詔起爲南京大理丞先生聞命感激至於泣下顧書院初成方欲潛心講學其中未有翻然之

意而士大夫所與游者皆謂聖政方新羣賢茅拔此千載一時也況賢如先生眷眷尤渥誠不宜卧家不起以孤簡注乃各移書勸之行先生將行謂予曰子素善我令可無一言以别乎於是竊有感焉以元城之賢名在謫籍者三十年晚始名還竟不及大用以死則元城之遇不及先生而主上之賢過宋帝遠矣先生是行亦思所以酬聖主之知副天下之望乎予觀近世人才以氣節自許者不少至於晚節往往寖以沮喪無他誠不足

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矣先生慎乎哉毋使海内士夫得以致議於晚節之際則幸矣而未必非得之於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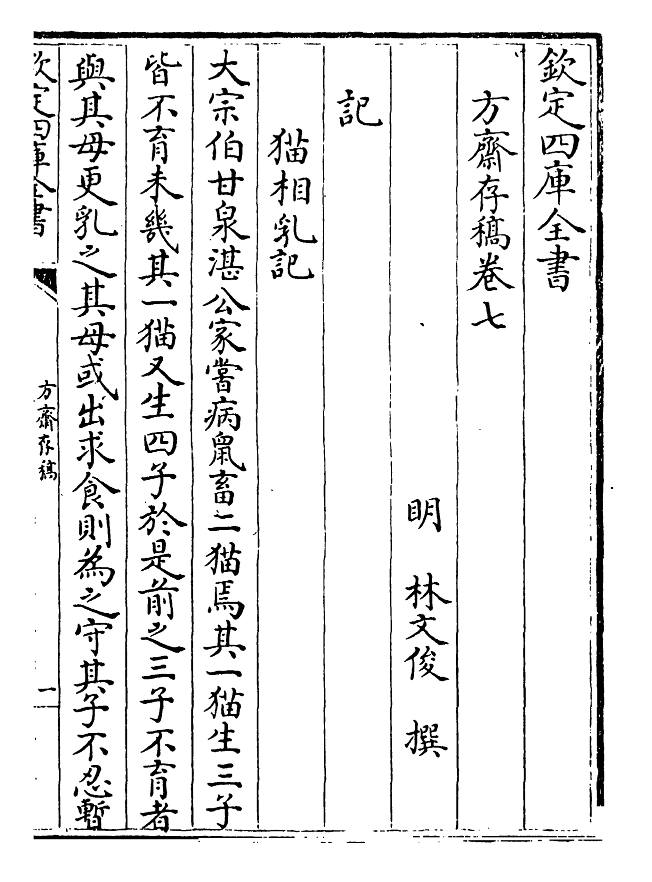
壽舫齋黄翁序

予與舫齋黄翁舊相識己卯之春予束裝北上翁載酒崇𢾗餞於涵水之上琴弈壺矢皆具翁傾寫樂客每引滿為予尊予素不喜飲是日亦大醉至晡别去是時翁年六十矣入京以來史事方殷不獲以書問翁安否者葢四五年前冬翁之子安以掾吏至京予見之問翁無

恙乎曰然曰尚能傾倒樂賔客乎曰然予既爲之喜且知其夀未艾也而安念翁春秋高不忍離左右遹者自疏陳情願給冠帶歸養詔從之聞者皆歎其孝也安將行諸予請曰安幸蒙恩歸省惟某月日爲家君懸弧之晨安將率子姪跽進一觴爲夀惟執事畀之言𠒋莫大焉予聞翁爲人倜儻好義曠達坦夷其與人交誠實懇款不以貴賤親疏異致尤喜拯人之急或勸殖産爲子孫計曰貽之安足矣壯歲遨遊江海與詩人林景清輩

相厚善逌至晚年息駕故里獨與朋舊十餘人為真率會分日設酌以詩酒自娛老居有廬出有騎食有甘旨而歲入常有贏故翁得以不問家有無而日與賔客樂也況安之歸慰悅親顔於違濶之久翁之樂又當何如哉予官於朝不獲豫壽觴之末邇繼今以往請歲寄詩為翁壽翁能撫節擊案歌予詩以樂客否

方齋存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方齋存稿卷七

明 林文俊 撰

記

猫相乳記

大宗伯甘泉湛公家嘗病鼠畜二猫焉其一猫生三子皆不育未幾其一猫又生四子於是前之三子不育者與其母更乳之其母或出求食則為之守其子不忍暫

離已而一子死為之舐且嗅焉悲而鳴焉若失其子然久之則所乳三子者視之亦若其母然異矣哉公自志其事以為人物之靈者也猫人之畜者也人之於子或非已出者多妬害之饑寒之而失其慈愛之本心是為人而畜者也是猫也蓋畜而人者也其言深有裨於世教然其所以致是則非偶然而公有難於自言者按唐北平王家猫相乳昌黎韓子著説謂為北平王之德所致其説是也公為大宗伯修其典禮以和神人明其彜

倫以端化本而退視於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慈孝恭讓之風藹如也夫道之行也必自家始家人化之至於其所畜亦感而化則公之德其亦可知已公邃學宿儒名重海内方將入相天子調元氣斡化樞使民用康乂物無癘疵歲稔時和災沴不作而一家之瑞一物之祥又有不足言者矣文俊於公忝在末僚且居相比也故得聞其事而記之以備史氏之紀錄云

九華山甘泉書院田記

甘泉先生起自嶺南以聖賢之學為倡一時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負笈從之遊者戶屨常滿故所至輒有書院以為講學之地若青陽之九華山先生足跡所未至而亦有書院者何哉初先生之教南成均也前御史何君喬時為諸生與江生學曾輩十餘人皆自青陽來受學及先生入為少宗伯諸生送至淮上先生作詩與別每若不能忘情於九華者故諸生歸謀即玆山創書堂居之以相與講明乎先生之學葢蓄志久矣而顧莫之遂

嘉靖甲午提學聞人君巡按虞君始命池守侯君為先生作書院於兹山化城寺之東而以先生所作講義及九華詩刻置壁間如先生之臨乎是也涇野呂子既為之記但山高路峻四方士之來學者不能裹糧為久居計貳守柯君斥俸金買田十畝入焉所收僅足以充公費而贍士之資無所出柯君患之邑有甯生涵者嘗從學柯君而慕先生之學一日告其父曰今書院雖成而士無所贍不能久居於此其若先生之教何吾家幸有先

人之田取給饔飧足矣多畜贏餘以遺子孫無益也其父然之遂刈腴田百畒入書院以贍士之來學者予聞而歎曰善哉今夫世之人往往能畜不能散能散矣乃或用之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其為愚一也若甯氏者可謂積而能散散而要諸道者也然非先生之道德風教深入乎人抑何以致其然哉於是柯君屬江生來南都徵予文記其事且曰願申其說於終篇以勉學者文俊與涇野子皆先生門

下士也凡先生之所以教人者涇野子取以為記癸明
無餘蘊矣予記書院田耳此可畧也無已請以田喻學
可乎夫學者之於道猶農之於田也耨之不勤其實不
栗農且然況學乎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
實者有矣夫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蓋病學之無
成也今四方之士學於書院者亦既悅慕先生之學矣
亦知實用其力以求深造而遠詣者乎不然亦歸於無
成而已豈非先生之所病哉學之要致知力行二者而

已然亦知之者必若知五穀之可以充饑而後為知之真行之者必若食者之求飽而後為行之至近世學者病在徒知而不能行夫茍不能行則其為知也口耳而已豈得謂之真知也哉此先生知行並進之說所以為破俗學之陋而大有功於來學也然則有志於道者即是求之足矣豈必先生親居於是面承指授然後為有益哉江生歸試以是說復柯君以為何如甯生之父名鐸居鄉多善行即此可占其餘矣田之疆畆徭賦及一

切條約則刻之碑陰

瑞葵記

僉憲山陰敬軒沈公之圃有瑞葵焉一蒂七花時公適致仕家居凡來觀者皆曰此沈氏將盛之徵爲之見之賦詠者既甚侈矣公沒若干年其子今御史文淵恐歲久事湮無以昭示來裔乃命工圖之而虛其上方徵予記公之爲莆郡推刑也予以諸生數辱奬借公既歸猶每向御史君道之御史君以予爲公知己故以記見屬

嗚呼予何足以知公而為之記哉今夫天下植物多矣惟葵之開必向日日君象也故臣子之忠其君者必取葵藿以自況然古今植物之為瑞者若木之連理瓜之並蔕禾之同穎見於傳記者多矣而葵之為瑞獨未之聞乃至於公而創見焉公雖玩而樂之亦不自知其何以致是也以予聞之物有以類而相感者殆此類也乎始公以進士來為吾郡推刑多平反究獄郡稱神明自是隣郡有疑獄不能决者當道多檄公决之公在郡三

年比歸行槖如始至時可謂廉吏矣使者交薦之名居

憲幕久之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分巡衡永雖僻遠州邑

廵歷必至官之受球及吏貨法為蠹孽者立寘於法而

申雪冤滯撫摩瘝瘝威行德流境內大治及致政歸御

史君復起進士出知霍山南昌二邑公復遺書以清白

忠勤勗之考公平生之所履歷要之為不負於君不負

於國如葵藿之傾心太陽者蓋至老而不衰也然則是

物之為瑞將以表公之心而彰公之德乎不然公之圃

豈無他植而其瑞乃獨見於癸哉孟氏之孝也而瑞見於竹田氏兄弟之友也而瑞見於荆夫物之以類相感者往往如此公之事信非適然也公之學不及大用於時而優游林下享年七十五以終今御史君又能光紹前徽揚聲天路持斧所至風稜凛然而其清修之行忠直之節視公無愧焉一時士大夫皆以遠大之器期之其餘諸孫未仕者皆温温不去儒業夫以公子孫之多賢者如此然則是瑞也謂為沈氏將盛之徵豈不信乎

予不敏謹濡筆而記之既以頌公之德且以俟於無窮云

樂庭記

樂庭者奉新廖翁别號翁仲子餘姚丞振纓比在京師徵予記予觀世之王公貴人位高禄厚者常懷不測之憂而況於下寮有意進取者又常終日役役奔走跼蹐於持權者之門乃得尺寸焉其得之未必樂而失之又以為憂也若夫士庶人無位者宜可以樂而無憂也然

庸衆之氓鮮克循禮貧者則以饑寒而逼邪富者或因溫腴而溢慾為之不已小則為怨詈之招大則速徽纆之入憂辱至矣然則自王公至於士庶人苟非其心不累於欲其有能樂者鮮矣廖翁隱者不以榮利動心久矣而用以治其身刑于家者造次必在於禮義平居無外事惟教子讀書力田供賦及貸物於人薄入其息如是而已有司髙其行誼歲舉鄉飲必延致賔席盜過其門曰此翁長者也相戒不敢加害吁亦異矣翁既壽考

而子孫多賢家産亦豐居有廬食有肉出入有輿馬自少壯至老七八十年未嘗一日有憂患之干世之樂亦有如翁者乎而翁之樂非以其心不累於欲而然與孟子以不愧天怍人爲樂漢東平王言爲善最樂翁之樂殆近是乎予從子景暉尉奉新知翁之行爲詳間以語予予固以識之於心矣故今於振纓之請不復辭而樂爲之記吁安得世皆若翁也翁名心傳字若虚

易州重建府判公館記

易州為西北咽喉自茂山衛移至於此兵民雜處治之益難其西八十里為紫荆關歲宿重兵焉盖外控夷狄內蔽京師要害之地也先年添設山西副使一員開署易州專理兵備保定府通判一員隷焉後指為冗員一切裁省比因撫巡建議以為非便乃復設通判仍即易州為治所凡境內大小事及邊關重務悉聽分理其不重乎初府判既革所居公署有司視為空谷不復修葺日就傾圮及今通判績溪程君伯祥至惟見蒼莽中頹

垣斷礎而已視事數月會部內無事乃白於廵按御史趙君請即故址重建趙君然之委知易州事胡君山專涖其事而以易州庫金若干兩為之費前門中為廳事三間為廂房東西向各三間以為吏舍廳事之後為燕居之室五間東西廂房亦各三間則井汲庖爨在焉繚以周垣固以圜棘規制宏敞黝堊壯麗經始於嘉靖已丑三月庚戌落成於是歲六月甲子蓋費出公帑僅三之一其餘則胡君私規緡力以為之助程君使人至京

師曰顧有記也予聞先王之時以火見興土功修其城郭宮室此王政所不廢者況署以出政政以軌民所繫尤重顧可槩視為不急之役乎趙君識達大體所至以修舉墜典為務故鋭意兹舉而賢有司終始其事於例皆得附見然是舉也一材一甓皆出於公而成於民力居是者其得無思乎是故睹輪奐之美必思吾得安其居矣吾之民將有未寧幹止者乎覩垣墉之固必思吾得免於外侮矣而西北邊者國家之籓籬也邊防將有

未固者乎推所以往隨事致思思矣必求有以善於政則庶乎其無愧也予不佞因記斯役之成敢附是說以朂夫居是者趙君名鏜京師人以才行簡入臺爲名御史云

楓山别墅記

泉城南十里有山曰楓山樹木葱蒨四時異狀而楓尤多故特以名其山今國子學錄楊君裕卿别墅在焉君有第在城中以其近市喧囂常欲卜幽寂僻遠人跡罕

到之處別營一室為藏修之所而久未克遂廼歲戊寅歸自京師始買地兹山之麓構堂數楹居焉堂之北有山高而鋭類文筆者曰紫帽山由紫帽而北稍東為朋山為三台山其前左為獅山有三石突起如鼎足形者曰三才山其右近堂有山焉則裕卿預營以為樂丘者也澗谷之水下合溪水東南流至孤山下入海而前揖於堂堂之規制雖小而山水之勝具焉裕卿心樂之稍暇則挾書誦讀其中悠然自足客至肅以入彈琴賦詩

為樂或相與登高眺遠見四山環翠衆水流碧藻思橫發愈不可遏凡來遊者皆留詩壁上自裕卿再來京師今四五年而意恒在楓山也間命善繪事者寫入縑素懸於退居之署時玩之以自適乎一日偶過之裕卿指以語予曰此吾楓山別業也吾營是以待老且十年矣他日予過泉南尚其覔我於此我當以胡麻飯爲餉盡出山中所作待子評之子能爲我信宿留乎予笑曰有是哉夫古之君子雖身居重位畢力殫智於天下之務

而其心未嘗一日忘丘園之適視嬰情於富貴溺志於聲利至於老而不知止者萬萬不侔也今裕卿猶是耶裕卿文學行義見推時輩然歷官二十年恒在文墨之地其學及於人者未普也是將膺顯秩躋膴仕以盡究其施俟功成志遂然後以老請於天子歸隱茲山之下日從故人賔客遊覽以畢此樂則楓山之勝將因裕卿而有聞於時豈不偉哉嘉靖丁亥夏某月記

東園祠堂記

何氏盱江望族文獻之盛者著在往牒國朝仕最顯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東園公諱文淵始以温州守課爲天下第一名入爲少司冦後晉冢宰致仕卒有子六人第三子曰刑部尚書椒丘公諱喬新當成化弘治間椒丘公之名滿天下其卒也守臣交疏其賢贈少傅謚文肅第四子諱喬壽從一峯羅先生受經亦舉鄉闈第六人嗚呼盛哉初冢宰公有讀書之屋在城南門外溪山秀朗竹樹蓊薈公樂之既没側室張氏知公不忘是也

即其中肖像朝夕哭之其前買山數畝自營壽(缺)前為享堂讀佛氏書其中曰死祀我於此張氏沒無子其婢為尼居其中主香火遂襲以為常嘉靖丁亥坐詭祠毀公之孫實同其子姓謀曰此吾先人故業也亟詣官贖之就以是歲冬十月即享堂故址創祠堂三楹而以肖像之堂為寢室祠堂五龕中祀始祖宋寶謨閣學士文定公左為贈吏部侍郎德源公右為贈刑部尚書景管公冢宰公祖父也又左右則冢宰公及其子孫各以昭

穆祔扁東園者祠爲冢宰公作也既成明年實同用學宮例貢至京師授寧國縣學訓導將行具事始末來請記予聞盈虛消息造物之常國朝父子尚書纔四五家何氏居其一斯極盛矣今其子孫顧多且賢也則先公遺澤所以衣被後人者深且厚矣後之人胡可不深長思乎思之何如盡其孝焉耳廟以時修墓以時展四時之祀燔濯必潔節祀必虔庶幾其啟享之孝盡於是乎未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修德所以崇孝

也出而仕也用前輩君子之道以事其君治其民隱而處也用是道治其身曰吾以忝吾先人也若然天下言公卿家有儀軌者必以何氏為首稱而世澤益綿將來之盛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新建水南書院記

莆文獻莫右水南弦誦之聲聞數里由科目出為顯官有名於時者後先踵接可謂盛哉然市肆雜喧士無講論之所恒以為病其地西南故有紅泉宮弘治中鄉人

以詭祠奏改為社學正德壬申燬於火始謀即其地為
書院請於廵按御史李公如圭提學副使姚公鏌皆曰
可檄既下會二公相繼去有司憚於勞費遂寢今守馮
侯馴下車之初鋭意文教諸生復以為請侯亟諾之而
水南縉紳若翁方伯朱侍御諸公首出泉貨為倡士各
以貲來助有差而屬丘君諧許君効賢專涖其事以辛
巳十有一月某甲子先建文廟三楹以祀先聖未幾告
成侯見而喜之顧講堂未立齋序門廡未備欣然以為

已責貳守李侯縉別駕何侯晉節推朱侯鼎暨大尹雷侯應龍咸協心相成遂命河泊官洪憲等兼涖之為講堂三間於廟之後翼以二室為東西齋房各十有五間南有儀門儀門之外左祀所嘗講學於斯者曰林公艾軒右仍祀名宦郎中裴公次元御史蔡公熙凡齋居庖庫諸室罔弗具備揔為大門以扃鐍之費棟壯麗規模宏敞而其為費則皆馮侯隨時區畫不煩於民令天子嘉靖初元四月某日甲子工既告訖諸士來觀皆若勃

然而興起者扁曰水南書院歲以春秋二仲次丁日請鄉先生主祀事而祭祀之費與諸生廩餼之供則馮侯與新尹趙侯葉方次第規畫以充焉謂此舉曠古盛事不可無記乃具事顛末請文俊記文俊竊觀春秋新一門築一臺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惟魯侯修泮宫不書以為是所當舉也有若書院之建不當以勞費為憚者此春秋之義也馮君及諸君於是賢遠乎人矣前代盛時學校寖興然有志之士往往依書院以講習大率多至

數百人官設山長以主其教此蓋學校之外別出一鑪冶以為陶成人才之具而為聖賢之學者恒由是以出此今日建立之本意也學於斯者必盡棄俗學之陋而相與潛心所謂聖賢之學者以是而知以是而行以是而始以是而終孳孳汲汲期必至於聖人而後已然其用力之要敬是已蓋自程子提出以示人而學者始有所從入文俊不敏敢述所聞為同志者告願共勉之

楊烈婦碑記

烈婦汪氏諱莊泉州人山陰教諭某之女歸同郡庠生楊希閔爲國子學錄孟洪冡婦正德癸酉秋九月希閔卒烈婦時年二十三每哭輒仆地良久復甦又拊膺大哭天乎吾何以爲生耶欲自經死家人防之預弗得閒時自囓其舌出血見者惶駭防益謹烈婦度不得間關茉莉根有毒能殺人取之煮爲湯貯卧内家人不知也希閔死既彌月其家延緇流誦經烈婦自爲文祭之詞極悲苦是夜五鼓家人倦且就寢守者亦懈烈婦入卧

內吏衣取所貯湯飲之比天明覔烈婦死矣預爲殮具甚悉鄰里閭者無不泣下烈婦沒十餘年郡以其事聞覈實未上提學憲副邵君銳檄郡守高君鉞以官錢若干緡新其墓前之祠廵按侍御王君以旂清戎侍御徐君州爲之扁其詞曰貞烈於是凡過祠下者皆低徊感歎凜然若有清風襲人毛髮爲竪邑士夫侍御郭君楠等謂玆事不傳䇿以厚風教矣相與徵文刻石祠中以垂不朽予讀烈女傳見投崖赴水事每偉其所爲謂當

與古之忠臣並垂宇宙惜後世不多見也茲以烈婦視何如耶大丈夫讀四庫書平日開口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杰一旦臨小利害不幸喪其所守者往往有之比其視烈婦為何如哉嗚呼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一也烈婦之事傳而忠臣孝子接迹於天下矣

柯希齋曰維騏著宋史其烈女傳小序云易坤之詞曰妻道也臣道也褒烈女者所以勸為臣也文修公

先得我心乎

祁門縣重修閶門堰記

祁門縣西南十三里許有灘曰閶門其水下流入鄱陽合於大江商賈之舟往來相續夾灘巨石對峙如門亂石劍立舟上下從石罅中詰曲行稍失防禍且叵測唐元和中路君旻為令即灘上流築堰别開斗門引水西注丁家灣民甚便之歲久而潰水由故道咸通間令陳君甘節復積木為横梁築成之未幾亦潰蓋為患久矣

正德某年漳州洪侯晳來知邑事既下車問興革所宜父老具圖志上之侯慨然有志顧役重費鉅未欲勞民居無何邑人前錦衣汪君瓊歸自京師侯與語是事君曰此吾志也願私出貲成之無勤有司侯義之以其事聞於郡及撫按使者咸加賞歎遂以屬之君念前此用木則水嚙易壞輒修修且勞民令吾當為經久計爰代以石即故址累為堰其崇二丈五尺廣三十四丈長視廣殺三之二堅厚比昔特倍焉用金凡三千餘兩費不

出於公歛不及於民葢踰年而堰成既成水不得南奔復西入丁家灣以流風檣浪檝悉從是往來舟人賈客自幸得以去險即夷凡過此者皆瀝酒相賀而江湘川廣之貨日至境内物價不致翔湧則君之惠豈不溥哉予觀世之人率能蓄不能散間有揮斥金玉而不惜者則或用之以飾釋老之宫浮屠之像其意葢以邀冥福而已吁亦惑哉若汪君者捐數千金之費以為民建萬世之利可謂仁人之用心矣然自路陳二君後令於此

者多矣至洪侯始復究意於是侯其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乎邑父老汪以深等不忍忘侯與汪君之功屬庠生胡淦以書幣來京師請記其事於是乎記

蘭崖記

吾鄉翁君祥伯別號蘭崖間來京師與予處踰年知其為有道者久而益親蓋助益予為多譬之芝蘭之室入其中者久而與之化矣將歸請予為記予未暇究君蘭崖之說曩時嘗行於野見夫澗壑之隈崖谷之間往往

有蘭生焉爲之歎曰騷經以況君子故君子好之爲其臭味之似也是宜殖於戶庭堦圯近人之處顧叢生於此何哉吾恐蘭雖芳終蕪没於凉烟白草之中與榛莽等耳夫誰知者哉吾悲夫蘭之不遭也雖然幽貞絶俗此蘭之所以可貴也世之君子履仁服義抱其德馨而退處於寛閒寂寞之野深藏恥售賢達之士或未必知知而未必爲之推輓是不猶蘭生崖谷而知之者寡乎是不足爲君子病也使夫君子者亦與夫希進之徒輕

自矜衒以求人知則所謂芳草變為蕭艾者矣又何芳之可祗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君以蘭崖自命意在是耶嗚呼芝蘭生於僻遠而荊棘彌於路周任世道者又不能無愧於斯矣

太平府儒學重建記

太平古姑孰郡人才之盛著在往牒國朝太祖高皇帝自和州渡江首駐驛於此及定鼎金陵遂為畿内郡聖化所被最先且深百七十年間鴻儒魁士以道德功烈

著稱者亦既多矣然科第之盛視江南諸郡頗若不及議者謂學宮卑隘又前廹孔子廟幽昧不明才之登耗固不係於此然非所以為文明之地也且歲久不葺衰敝滋甚監察御史莆田宋君茂熈奉命廵按南畿所至察廉利病而建革之風裁峻甚猶汲汲於文教間因詣學見之病其不稱也顧瞻廟東校官廨舍在焉則指以諏於衆曰是不可改建於别隙地而徙學於此乎僉曰然遂出贖金百餘兩屬郡守衛祝侯詠改作之祝侯自

給事中來知是郡下車即有志於是屬時詘未遑也至是欣然為已責度地籌費庀材計傭凡所當為靡晝靡夜廵撫都御史平溪侯公位提學御史姚江聞人君銓聞之皆協力相成會歲饑廵撫公檄郡出粟募饑民就工民爭趨赴提學君則捐學租之入以佽助之為明倫堂若干楹為東西齋各若干楹前為儀門若干楹材木瓴甓必堅必良黝堊丹漆侈然光新而規制恢弘位勢顯敞迥異舊觀别為校官居舍於學傍其外若門垣若

泮池則因舊修葺而疏濬焉工既訖廵按君帥郡長貳暨學官弟子以始立學禮舍奠於先師廟下退坐明倫堂見青山前陳黄山北峙白紵天門諸山縈帶左右則皆相與歎賞以為奇疑天造地設以待今日非偶然也而是郡人文益盛蓋肇於斯矣於時教授鄭富由進士銓授始至謂兹盛事宜有述也爰具事始末率庠生李珂何銑來南都徵是記葢聞先王之世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皆所以為造士之地也士者民之望也

士習正則民俗美而治可幾矣我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教内自京師外達海裔罔不有學而歲久或圮任風紀師帥之責者乃或指是為非吏議所急坐視其敝而不為之所此為知先務者乎今兹郡學賴賢憲臣又諸君子相為振厲而作興之得因弊為新去幽即明既幸矣士之講論於是而接於耳目者盍亦充類致思以求學之要乎必也講學以致知主敬以立本涵養深而操存熟使私欲不留而吾方寸之地廓然廣大湛然虛明無

一物為之障礙及出而任治平之責設施論議亦必磊磊落落為陽之光明而不為陰之柔暗審如是世道將有賴焉庶幾建學者之意乎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俊不佞敢援詩人之旨而致其望於多士者如此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乙未某月某甲子成於明年某月某甲子肇斯舉者廵按君而規畫緡力以助不給者祝侯也若通判諸陽總程督事知事譚景翀訓導丘佐時郭守識李大有分董其役盖皆效勞於

是例得附見云嘉靖丙申某月某日記

說

瓶魚說

里人陳氏子客京師几上常置一瓦瓶中貯水可一盂畜小魚數尾絶憐之間數日輒為滌瓶易清冷水又為捕小虫時食之予偶見之竊怪其員頭横目黒鬣而赤尾猶夫魚也胡憐於人獨爾耶雖然是魚久處江湖今見畜於此游泳跳躍不過數寸之地亦困矣哉即不幸

愛者稍弛食之不時以累月日水不為易臭穢之氣觸鼻而臭死矣是將與涸轍之鱗無異視泛處江海不為人所憐者又不知孰為幸不幸孔甲時嘗有豢龍者其後龍死醢而食之夫龍可豢則亦醢龍且爾矧魚乎哉今觀是魚悠悠然若在江海不以為憂者世傳魚目夜明顧不能察此何也悲夫

望字希呂說

從兄西莊先生將冠其冢孫望而命之字曰希呂閒以

書命文俊曰必為之説以詔之後聞之方呂望之在漁
釣也其志若終身焉及西伯出獵遇之與語大悅曰吾
太公望子久矣載以歸立為師尊之曰尚父其後佐武
王伐紂定天下而功烈之盛遂與伊傅周召並稱夫尚
父之學雖不可詳考然其告武王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存欲勝義者滅此四言者即大
易敬義之旨也可謂約而精矣故孟子曰若太公望則
見而知之謂其得道統之傳也自司馬遷作史記望為

文武師其事多兵權竒計後世更相沿習遂以尚父為兵家者流而取其書雜次之孫武穰苴尉繚子之間是葢不知尚父者無足怪也而或者又以其治齊之政少之予考之鄭玄云望既受封留為太師輔周未嘗之齊也果可盡信乎是皆不足深辯吾以為學尚父者且當用力於其敬義之訓使無一時一念不在於此幸而見用則以其學施之天下如其弗用寧終於渭濱而已不輕於求售也若然則進可為名臣退不失為君子庶幾

尚父之徒哉西莊兄學成不售益務善弗懈以委祉於後人望幼慧嗜學意者其在是乎夫學者立志當以三代以上人物自期故予因其命名與字之意而推明呂氏之學以勉之呂何人哉希之則是

夢升字君符說

都憲松厓方公卜日冠其嫡孫夢升屬予命之字并為之說夢升生之前一夕公夢有龍見於井繞屋而升乃生因以夢升名之異矣哉昔鄭穆公以夢蘭而生唐叔

以夢虞而生其事皆驗今夢升豈異哉因字夢升以君
符又推其義而為之說曰夫龍陽物也時潛而潛時見
而見變化莫測盖惟大人之德足以當之故易稱大人
之德為龍德然則徵於龍而生者未為竒當以符龍之
德為貴也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
六十而人為之長人固龍也而何具龍之德者若是少
也夢升年妙質美今當乾爻初九之時正宜養靜處晦
從師友以問學為事盖潛而未見之龍也他日學優而

仕致身青雲之上必將推其所學以霖雨天下功業昭於時利澤施於人人將爭先睹之為快則九二之見龍九四之躍龍是也至是則龍之潛者升矣而公之夢不果符矣乎公之文章風節闡海內譽之神龍威鳳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其為瑞冢子思興孝行篤純亦既以文學舉於鄉矣夢升為公之孫思興之子也不亦難其繼乎不思所以繼之公之夢殆未見其能符也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方齋存稿卷七